

野

人

英

俠

傳

季庚新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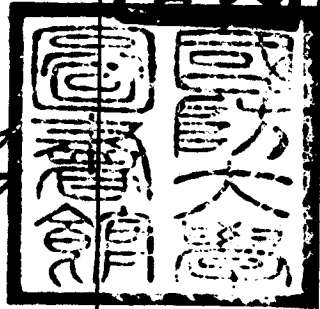




国防大学 2 064 6277 2

野人英雄传

季庚
新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6009/13



国防大学 2 064 6277 2

责任编辑：李廷君

封面设计：袁耕

野人英雄传

Ye ren ying xia zhuan

季庚新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外公浴街10号)

八六〇〇一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10.5插页3·字数210千字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676

ISBN 7—5317—0436—6/I·437 定价：4.75元



作 者 小 传

季庚新，中国当代知名作家。辽宁沈阳人，生于1951年。1968年下乡插队时开始发表作品。1977年毕业于吉林电力学院电力系。曾在东北电业管理局设计室，辽宁广播电视大学教务处工作多年。已出版长篇小说《失踪的试卷》《黄金大盗》《情门狱门佛门》等六部，《野人英侠传》是他的第七部长篇小说，也是他的第一部历史题材小说。他的作品题材新颖，语言生动，构思独特，可读性强，很受读者欢迎，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

主要人物表

夹温木答兀——老族长，古鲁的父亲，简称木答兀，
60岁

夹温古鲁——女真族兀者部落木昆达（族长）简称为
古鲁，夹温木答兀之子。20岁。

古倫不花——古鲁的未婚妻，塔斯的女儿 18岁

古倫塔斯——老猎人，简称塔斯 60岁

孛里——塔斯的儿子，20多岁。

引答忽——木答兀的女婿

阿穆鲁氏——木答兀夫人，古鲁母亲，50岁。

乌吉尔——萨满教教首，称大萨满

兀儿住——守城人

豆兰木——青年猎手

雷哈连——斐雅喀部落猎手

精奇里完者——斐雅喀青年

张青山——抗元起义军头领护卫

李铁柱——抗元起义军头领，人称大老李

买住——水达达路胡里改万户府万户

泰亦赤迷——捕鹰千户府千户，后任捕盗所总管

朵亦罕——千户府弹压

那德林——千户府副弹压

巴亦克——侍卫

捌羊哈——大萨满之子，叛徒。

目 录

第一回	恶使者催贡劫美女	驱弹压古鲁抗强暴·····	1
第二回	遇狼群义军勇相救	进皇贡万户施淫威·····	16
第三回	元顺帝降旨辽阳省	派大兵掠扰女真人·····	37
第四回	静悄悄横祸从天降	多情女血溅大森林·····	53
第五回	祭天地持戈抗官兵	勇壮士只身去报仇·····	68
第六回	搜官兵诡计化烟尘	布迷阵吓破魔鬼胆·····	84
第七回	狗跳墙城内大烧杀	救族人达雅魂归天·····	99
第八回	设毒计古勇落虎口	反欺压拼死护汉人·····	114
第九回	月黑夜恋情悲切切	假英雄毒死木答兀·····	133
第十回	避灾祸忧心得重病	破牢笼恨海无边涯·····	159
第十一回	保活命屈膝当走狗	雁归来恋人喜相逢·····	174
第十二回	行大义叛徒现原形	巧伏兵宝刀慑敌胆·····	191
第十三回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夜奇袭再次显神威·····	208
第十四回	捆羊哈借尸探军情	亨滚河义军遭伏击·····	221
第十五回	假应婚设法报凶信	真答应买住布圈套·····	235
第十六回	冒风险驿站出奇兵	生死恋热血撼天地·····	250
第十七回	大萨满含愧离人世	反进攻血战恶官兵·····	272
第十八回	贼叛徒想出放火计	弃家园挥泪去建州·····	289

第 一 回

恶使者催贡劫美女 驱弹压古鲁抗强暴

话说元朝时，水达达路隶属于辽阳行省，管辖着黑龙江下游，乌苏里江流域的女真族各部落。

黑龙江边，观音山下，有个用土石堆砌的城堡，是胡里改万户府最大的部落。他们不种粮食，以打渔狩猎为生，世代代在这里平静的生活。官府称这里的人为兀者野人。

部落依山傍水，不但景色秀美，而且地势险峻。前面江水奔流，水草茂盛，有打不尽的鱼蟹。后面峰峦重迭，森林无际，有猎不尽的野兽。这里远离官府，外人很难涉足，是个神秘而又富饶的地方。他们与兄弟部落和睦相处，多年没有发生争端，族里人抱成一团，安居乐业。

到了至正年间，由于皇室争权夺势，王公大臣勾心斗角，更加残酷压榨各族人民，各地纷纷爆发起义。可是元顺帝照样打猎游玩，命令兀者部落进贡海东青，供围猎之用。海东青数量很少，极难捕获，全族放弃渔猎，历尽艰辛，还是交不足皇贡，万户府又催逼很紧，给部落带来深重的灾难。

观音山上有座观音堂，修建于唐代，是石头垒的，五百多年风雨雷电袭击，尚还完好。正是开江季节，部落里不

少人带着供品，前来烧香，祈求菩萨保佑，外出打猎捕鱼平安无事。堂前有条路，要进部落，无论是从大森林里来，从江边大路来，都必须经过这里。

这天，山脚下沿江的大路上隐约出现几个黑点，在阳光下缓缓地向前移动，一点点增大，如同行动的五块青石。上面的人看清了，是五匹黑马，马蹄铁掌刨着石头，迸出火星子，得得得地响着，马蹄声传出很远，朝山上而来。

打头的是元朝水达达路胡里改万户府弹压朵亦罕。他是色目人，身穿锦棉铠甲，外罩蒙古长袍，手握长枪，威风凛凛，望着离得不太远的观音堂，朝马上打了一鞭，马跑得更快了，直奔山上。他有三十五岁光景，已经镇守边疆多年，每年都是从冬天启程，骑马越过黑龙江和乌苏里江，逐个部落催交贡品。这是美差，虽然辛苦，但可从女真人手里得到不少值钱物品。

后面跟着副弹压那德林，同样装束，只是个头没有朵亦罕大，但虎背熊腰，很是粗壮。他第一次进入这奇异之地，颇感艰难。说道：“我们来时冰雪如山，江面如镜，已有月余，严寒冰雪，令人生畏啊。”

“是啊，这里六月才暖，十月降雪，气候奇特，多山珍野兽。特别是俊鹰海东青，更为珍宝。皇上和王公大臣狩猎，都用这里的海东青。野人准时上贡，从不敢有误。可是近年迟迟交不上来，朝廷得知，龙颜大怒，命辽阳行省催贡。行省一边派人捕海东青，一边给各府路下谕，让野人马上交皇贡，抗者严加惩治。前面就是兀者野人部落，他们已两年没交够数了，今年再交不够，万户大人肯定生气，说不定要开杀戒呢！”

那德林又问道：“听说此地物产丰富，无奇不有，我怎么什么也没见到啊？”

“你会见到的。夏天大马哈鱼如潮，能把船撞翻。蟹大如盘，味美肉鲜。鳊鱼如牛，比牛还大。麝遍布地，直往屋里钻。虎、熊、狼、豹猛兽甚多，野人设陷阱捕之。黑貂火狐垂手可得，皇上冬季御衣多来于此地。”

说话之间已近观音堂，堂前十分平坦，象块操练场，能容千人，他们勒住马头，站在堂前的空地上。

上面的人见有官兵抵达，十分敬畏，皆跪地迎接。早有人报知兀者部落木昆达夹温木答兀。

部落里出现了紧张气氛，不少人从四面八方赶来，站在议事厅前，准备迎接官府使者，对官府使者，可不敢有半点怠慢。

部落土城正中央的五间大房子，是族里的议事厅。木答兀很急，对大萨满乌吉尔说：“官府遣使，必来催贡。此地海东青已快被捕尽，实在是难以得到，如何向使者解释？我预感来者不善啊。”

大萨满今年已过花甲，长得文弱纤细，穿着宽大的神服，臃肿而又沉重，有点承受不住的样子，他说：“你速带族民，去大门口列队相迎，我做萨满仪式，请神保佑。然后秉明实情，请朝廷宽恕。我想上官会体谅兀者的苦衷。”

木答兀年令较大萨满相仿，但长得槐梧，浓重的胡须有点发白，穿着朝廷赐给的官服，走出门外，去迎接使者。

不大工夫，从山上下来五匹马，马上的人盔甲和长枪在阳光下闪光，跑进城门。见有人相迎，也不下来。那德林手拿银圆牌大喊：“哪位是木昆达，前来听万户大人手谕。”

木答兀快步向前，施礼道：“在下便是，不知上官驾到，有失远迎，请恕罪。向万户大人问安！向弹压大人问安！”

朵亦罕端坐马上，大声说：“万户大人手谕，限兀者部落，两月内交海东青五十只，送到万户府，如再有误，按抗旨论处，绝不宽容！”

木答兀向前一步，恳求说：“我地海东青连年捕捉，已近绝迹，偶见雏鹰，影孤形单，不忍捕之。请万户体谅兀者之苦，免交海东青，用虎皮代之，不知可否。”

“大胆，这是皇贡，你敢不交，难道不想活了！”

木答兀跪倒在地，连连磕头，苦苦哀求说：“望上官体恤下情，兀者确实无鹰可交。求您向万户大人美言，不胜感激。请到城内歇息，部落有厚礼相送。”

“什么礼呀？”那德林拉长了声问。

“人参、貂皮、鹿角、熊掌、鱼翅……”

“有没有美人呀？”

“这……。”

就在这时从人群中走出一个人，二十岁上下，眼睛微微倾斜，个子不算高，却壮壮实实，搀扶起木答兀，对骑马的来使们说：“我兀者年年向朝廷纳贡，从不延误，这有帐可查。可是近年路府专设捕鹰千户，到外捕捉海东青，使之几乎绝迹，存者也飞往无人之处。如今强行索供，实在难以从命。”

“你是何人，如此放肆。”那德林把手里的长枪晃一晃，厉声喝斥：“再胡言乱语，就斩首示众。”

木答兀连忙说：“上官息怒，这是犬子夹温古鲁，年轻

无知，多有冒犯，不过说的句句是实话。”

朵亦罕用眼斜视一下古鲁，心中惊奇，野人还有这等英俊人物，仪表堂堂。他说：“你也不必多言，按万户大人喻令去办，如有差错，怪罪下来，谁也担当不起。我等前去休息，明天还要赶路。”

木答兀领着朵亦罕一行人，进入部落。

欢迎的人见此情景，心中畏惧，悄悄散开。

萨满此刻全副神装，念着咒语，持着神符，跳着舞蹈。别看他身子瘦弱，做起法术来，那劲头，年轻人也难相比。一只手抡着神刀，一只手敲着神鼓，身子一会弯，一会直，不停地改变动作。衣上的铜铃哗啦啦响，头上的皮条忽悠悠飘，帽上的鹿角来回地晃，旋风般朝使者奔来。嘴里高喊：“我等忠于皇上，服从官府，甘当臣民，决无二心，请上官收下我们的礼物。”

朵亦罕知道这是女真人最高的礼节，得意地一笑。可那德林第一次看见，以为萨满举刀要来杀他，吓得脸色发白，举枪去迎，枪尖指向萨满前心。萨满还在跳跃，毫无防备，不知已经危在旦夕。就在这时端着礼物盘子的古伦不花和哈郎卡走过来，刚要献礼，见此情景，大吃一惊。古伦不花伸手抓起一块石头，朝枪尖投去，正好击中，一声巨响，偏向一旁，萨满方知遇险，扔下神刀就跑。

那德林见枪被石头震开，大为不悦，正要发怒，可一见投石的姑娘，异常俊美，就停住了马。那姑娘身穿毛朝外的狍皮大衣，脚蹬鹿皮靴子，戴着狗皮帽子，白净的脸蛋上，泛着红潮。黑亮的眼睛，怒视着他的长枪，虽然没有丝毫笑容，却妩媚异常。手托的盘子里，有人参、熊掌、鱼翅。他

看呆了，把马停住，眼里闪着邪淫的光，打起坏主意。

古鲁、李里几个青年人，见那德林动手杀人，都掏出刀，做好迎战准备，他们是决不允许任何人在部落里逞凶的。已团团将五匹马围住，有的弓弦拉满了，搭上箭。

朵亦罕知道动起手来，自己非吃大亏不可，五个人再勇猛，也不是几千兀者野人的对手。他满脸堆笑说：“误会，全是误会，那弹压初来乍到，不懂萨满大礼。快收礼物，好去歇息。”

木答兀怕事情闹大，万户府怪罪不好办，忙示意古鲁收起武器，让哈郎卡和古倫不花将礼物送上。朵亦罕收了礼，跳下马，带着四个随从，进议事厅后面的一所房子安歇。

屋里有大炕，炕沿下的炉灶上支口大锅，正在煮肉，烧得滚开，呼呼直叫，吐出浓重的白雾，把香味送出好远。

几个人饿了，没用别人伺候，从锅里抓起肉就吃。

不大会儿，几个姑娘走进来，在炕上摆上丰富的酒菜，招待万户府使者。大萨满应该来坐陪，可是吓得不敢来了，木答兀和老族人塔斯陪着朵亦罕几个人吃饭。

天一点点黑了，使者们酒足饭饱，开始休息。木答兀迈着重脚步回家睡觉。

那德林一直惦记着那个用石头打自己枪尖的美人儿，他想：如果能弄到手，该多妙呀，这一夜就快活了。

炕烧得很热，烫得他翻来复去睡不着，越睡不着，那美人的身影越在眼前闪动……

二

论节气，该是春夏之交了，如在南方，早已桃红柳绿，

温暖宜人。这里还是冰雪的天下，阳坡上的白雪白天融化，晚上又结冻。也有不冻的泉眼，清水溢出，腾着雾气，似飘动的轻沙，向湖里流淌。江已解封，裂成千万块浮冰，在飘流，在碰撞，发出阵阵雷鸣般的轰响。

在部落后面莽莽的大森林里，有片白桦林，这里清一色的是白桦树，没有一株杂木，虽然是天然形成的，但比人工栽培得还整齐。不知长了几百年，树干又粗又高，可见枝头上有泛绿的包包，预示着快要长叶了。

天刚黑，古伦不花就来到白桦林，习惯地抓把雪在脸上揉揉，拉开白鹤亮翅的姿态，打几路拳脚，便开始寻找钻进她白天下的套里的小野兽。

套子上有一只兔子，她拣起来，扔在背篓里。

突然间，她身边的狗呼的窜出去，一点声响没有，就捉着一只火狐，扔到她的脚下，得意地围着她绕了两圈。

这只狗名字叫小青，足有半人来高，油黑的背，象镜子般光滑。雪白的肚子，鸭绒般柔软。尖尖的耳朵，长长的嘴巴，强健的四肢，跑起来闪电般迅速。吠声尖利而又粗旷，从不惧怕虎豹一类猛兽。只要主人下令，便凶狠地朝目标扑去。

这里的狗特别多，每人养不止一只，就象刀箭一样重要，是不可少的帮手。有的家养十几只，用来护家、打猎，冬天拉爬犁。狗爬犁是将狗象马一样用绳拴在木制的辕上，人在后驾驶着，在暴风雪里行走，比马快得多，而且野兽不敢袭击，是重要的交通工具。

古伦不花不一会儿就找到五只兔子，两只火狐，装满了背篓。

天已经大黑，这时传来江上冰块撞击声。风卷起的雪沫子飘飘扬扬，迎面扑来，落了一身。这位已经萌发了初恋之情的少女，要回到部落里，把这些猎物送给所爱的人，她快步朝树林外走去。

突然前面有响动，呼呼地象谁在大喘气。回头一瞥，只有一排几搂粗的大树，静立不动。她倒希望有人来，一个人总有孤独感。她胆大心细，天再黑，也敢进林子打猎。只是最近，确切说恋爱以后，总想和未婚夫一块射箭，打猎，布陷阱，觉得一个人没有意思了。可是未婚夫到大森林里去了，还没有回来。

她继续朝前走着，已经看见部落的房子，她要去未婚夫的家里，让爱犬小青先回去了。刚才听到的响动又出现了，真的象有人，她问了声：“谁？”

响起脚步声，一个黑影闪过来，还没等她看清是谁，肩头就被抓住，背篓被抓掉，扔在地上。

兀者人对妇女特别尊重，从来不发生欺侮女人的事情，如果谁欺侮女人，会受到部落的严厉处罚。她以为是姑娘们在开玩笑，说：“谁在胡闹，也不分个时候。”

没有人吱声，那呼呼的喘息声更厉害了，喷出一团带着吃完肉的腥味。她的腰已经被抱住，身子悬起来，两脚离地。

“啊！”她知道不好，惊叫一声。回头去看，只见白天来的那个欲用枪挑大萨满的使者和一个兵丁，瞪着凶狠、淫荡、血红的眼睛，要把她摔倒……

“放开我！”她的武功不错，力气也不小，并没把这个使者放在眼里，运足气一甩，身子就挣脱出来了，刚要拔腰

间的匕首，突然脖子又被扼住，这才发现前面还有一个人。她知道这些官府的人，从不把当地的人放在眼里，每到一处不但耀武扬威，大吃二喝，索取贵重物品，还祸害女人。没想到灾星落到自己头上了，不由恨得咬牙切齿。她常与各种野兽搏斗，连狗熊和老虎都不怕。但大多自己是暗处，野兽在明处，攻其不备，出奇制胜。如今情况正相反，让来使突然袭击得手。这个扼脖子的家伙力气很大，脖子象绳子缠住一般，而且越勒越紧。小青不在身边，喊不出声，有劲使不上，她不由惊慌起来。怎么办呢？血呼地涌上来。后面的家伙又上来了，抓住她的双臂往后背。她虽然惊慌，还没有到失措的地步。她忍着巨大的痛苦，寻找还手的机会。

“要活的美人，死了就没用了。”那德林对兵丁说：“咱俩把她抬到屋里去，大家一块受用。”

她听得明明白白，决不能让这帮披着人皮的野兽占一点便宜。如果真的弄到屋里，那一切就都完了，自己是很难对付两个强壮男人的。到了生死攸关之际，宁肯死，也不能受辱。她把劲全聚在双腿上，趁前面家伙把手松开之际，猛地飞起一脚，正中他下腹，那家伙一下子摔出好远。

在后面的那德林见她出手不凡、颇有功力，不可轻视，便下了毒手。双手使劲往上抬古倫不花已背在后面的双臂，非要扭断不可。只要胳膊断了，古倫不花失去了反抗能力，他就可随心所欲了。

她强挺着，双臂往下压，让那德林抬不起来，形成了暂短的对峙。这时被踢倒的家伙又冲上来，她是腹背受敌，两面夹攻，她想逃脱真比登天还难啊。可怜的姑娘有箭不能射，有刀不能拔，有劲无法使，有腿不能跑，不由眼前一阵冒金

花，全身剧痛，心都凉了。自己在大森林里长大，祖祖辈辈都是好猎手，如果让外来的家伙得逞，真是奇耻大辱。一阵愤怒，五脏俱烧，六腑搅动。只有一个念头，不能任其摆布。

那德森发出命令：“快，抱住她的双腿，抬着走。”

前面的家伙吃了亏，有点害怕，但不敢违抗副弹压的命令，呼呼地喘着粗气，更凶猛地扑上来，一下子抱住了她的双腿，她身子悬空，被抬走了。

“古鲁……古鲁……”

这凄厉的叫声在大森林的上空回荡，在部落的周围盘旋，震动了正在栖息的鸟儿，惊慌地飞出窝，寻找安全之地。

“古鲁……古鲁。”

在她处于危险，万分危险的时刻，盼着自己所爱的人来解救自己，惩治恶人。

三

在森林里，一辆狗拉爬犁，仿佛长了翅膀，在树丛间急驰，掀起的雪尘，象飘动的轻烟，在夜幕中飘落。

爬犁上坐着两个人还有一只打来的大狗熊。赶狗的是夹温古鲁，身穿毛茬在外的皮衣，颜色和野兽差不多。这种衣服，既暖和，又便于伪装，迷惑野兽，猎人上山都是这个装束。大狐皮帽子罩住半个脸，也露出眼睛，眼睛显得特别有神。另一人也是个青年，他叫捌羊哈，嘴里在嘟囊着：“大黑的天，去拉什么狗熊，真受不了。”

“你没有看那几个官府使者，横眉竖眼，杀气腾腾，强

索海东青，阿爸愁得哎声叹气。明天走时，不给多带点肉，非找咱们麻烦不可。”

“还是当兵神气。在部落里只能干活，又苦又累，真没意思。”

“为了几个使者，还得扒熊皮，煮肉，又得忙乎一夜。”古鲁不高兴地牢骚一句，在快进部落时。

“听说使者是让我们去依兰进贡，你去时，把我也带上行不行？到外面开开眼界。”

“你真想去吗？”

“乍不想啊，我拿几张貂皮，去换点酒喝。那地方的酒喝起来腾云驾雾般，别提多舒服啦。”

“海东青如果捕不够数，说不定万户大人发火，要杀我们头呢？”古鲁心情忧郁地说。

一听这话，捌羊哈便不说进贡的事啦。突然想起了什么，把身子往前凑凑，说道：“问你点事，部落里的姑娘谁最好？”

古鲁惊愕了，觉得不好说：“你是指什么？”

“指姑娘啊！”捌羊哈也说不出具体的标准。

古鲁笑了，解释道：“你说的是相貌呢，人品呢，身体呢，还是干活呢？”

“唉呀，我可没想那么多，咱就说脸蛋，脸蛋好看，就招人喜欢。”捌羊哈说出自己道理：“阿爸要娶我说媳妇，我就喜欢脸蛋好看的，你说谁的脸蛋最好看？”

古鲁见他说得有点不成样子，开了玩笑，用手揩打头的那条狗，说：“它脸蛋不错，黑亮亮的，连一根杂毛也没有，你一定喜欢，就抱回去当媳妇吧。”

